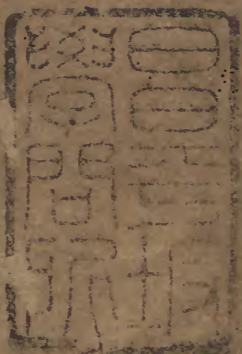


廣名將譜

雷



漢書門			
九	九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一	一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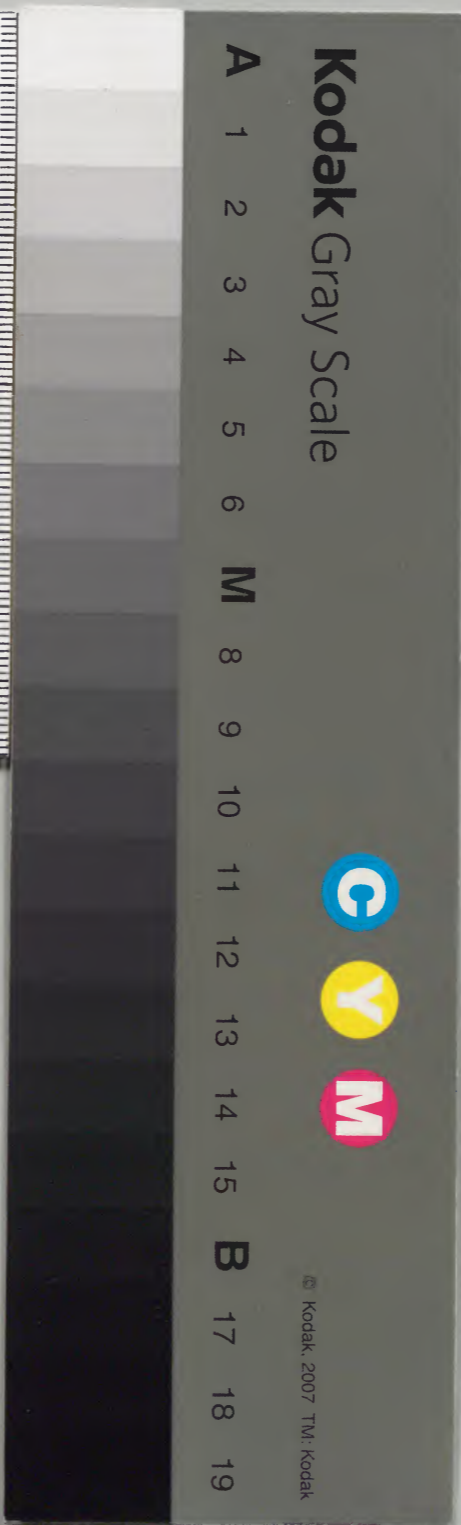
九	九
二	一
二	四
二	二

兵家二号

共十

三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542
冊數	10 (2)
函號	299 270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三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淺草文庫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

○大○幸○者○

○便○非○全○靠○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
 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
 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
 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
 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
 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禪將
 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
 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
 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
 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敵人畫策
 常以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
 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寘顏山趙
 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
 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
 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此○是○行○邊○第○二○妙○法

漢書

卷之三 西漢

二

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
胸中有據
 兵法上為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愛
忠言可敬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
此是其不學古之一短
 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事多類
 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徼天幸渾邪欲
 降眾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亡斬之請王
 入境上教學兵方畧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安為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音圭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
 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
 法通知四藝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
 人大為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
原英勇
 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
 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
原有功
 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是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
 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效安國奉使
 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發誓為
 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
 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
 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
 先零豪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
 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
看得定也

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
 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
 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
 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
 上復問將軍度羌變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至
未必盡當
更看得透
勢所必
白認甚真
老成

廣名

卷之三

西漢

四

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羗戎小

爨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為憂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

遮即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敵

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為誘

兵擊敵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

候四望陘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

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羗爨無能

為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埃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惟堅

守且遣子趙印將胡越騎為支兵又遣所獲羗人歸

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列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謀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廣名

西漢

五

策便尋常

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

細算已知失策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再等及此再覺寒心

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俱危爲憂敵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此是征討大案

零首爲叛逆劫畧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過而

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

直算至此可謂勝算

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爲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誚充國充

言出于此不獨老成

國得誚以爲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

無罪可知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

有罪明矣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

分別得明白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

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為不便且先零

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逼

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衆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違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

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

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

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

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

漢書卷之六

西漢

七

說得明白

說破更明白

字字得先零之心

更得先零之心

可謂不戰而屈人

兵之死法妙在活用

大勢已見

真心為國為民方算及此

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
 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
 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
 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往者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千萬斛及義渠
 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其失
 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藝○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麥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藝卒有不
 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
 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
 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

萬人留田○問○得○精○明○即如將軍計敵○對○得○確○當○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
 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
 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
 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

湟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窺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閒之勢九也
 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陜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
 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
 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辭○是○料○敵○却○深○得○其○情
 地遠客分散○饑凍旱○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
○對○得○不○苟
 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
 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

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旱○開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
 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葵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
 開為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論
 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貪小勲○忠
 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
 後漸轉唇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
 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
終受此累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
 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
 時北人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為
 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
 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因求還侍子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
 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看○得○透○拿○得○定○非○能
 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倅○之○比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
大○才○天○志
 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即日引軍
 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
 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為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
 懸之豪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
 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
 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口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彞懼伏莫不懼震呼

賴有此疏

迂論最壞國是

辯得明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嚴狃而百蠻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鄧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無節之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眾不足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鄧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塞馬進斬鄧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勉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朱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

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軟盟
 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
 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
 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
 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
 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
 之獨以為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
 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
 彝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
 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
 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

世自論豈可以虛殿寔

後世功罪聽後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羗戎器不犀利可用○看○得○定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入廢彘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

此等識見誤事最多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

○自○故○口○中○說○得○決○絕

○誤○事

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羗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羗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羗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

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
 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
 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
 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
 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
 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有此一疏奉世死亦生色

世為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
 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軟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為亂奉世不
 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為
 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羗反隴西衆皆怠玩奉
 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羗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春陵戴豪侯曾孫玄也

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

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留宿

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為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振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

信術數之誤

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即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帥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此等議論未嘗不是

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未嘗不是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

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

催戰禹心亂

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矣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

不差

差在此

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

帝亦有議

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

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

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請洛陽自馮

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

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

乃召禹還敕口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以饑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
勉強愈壞事
年天下平定封禹為高密侯薨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
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群賊遣西入關河東
乃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
震關西誰不感格惜既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
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上谷郡功曹太守
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
者復爵位恂從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
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
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
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啣命以臨四方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
詞原正大可○以○服○人○
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為
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

舉勦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

左右以使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

高在

發况兵恂說况曰王郎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

知人

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

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絃萬騎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恂遂結謀

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

武拜恂為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

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

○薦○得○也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為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責○任○不○小

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

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為矢百萬餘

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

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

原○要○有○勇

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
 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
 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
 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
 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
 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
 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
 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
 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譏人側目之時也昔蕭
 何守關中悟鯁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
 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
 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
 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
 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嫚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餼，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買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

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得○真○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行○之○如○其○筭○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
 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
 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恂巧為避分
 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
 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恂大
 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
 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萋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
 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
 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

親敬

親

敬又見

親敬又見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功自不謬最

所以得此

耶鄆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爲
 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
 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
 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是二妙策

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
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指更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軾豈○能○居○一○隅○
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垂○離○綱○紀○已○絕○蕭○王○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
矣○軾○乃○報○異○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
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書之上○黨○海○城○又○南○下○河○

南○成○臯○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軾○又○
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軾○書○
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垂○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
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為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雄將然賊衆尚多大是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為所敗死

賊中未嘗無人

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諸營堡數萬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
 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

妙在敗而不亂

妙美

勝在此

此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
不畜疑妙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
此詔從牛酒或粥麥飯得來
 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
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為隗囂所敗
 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取柁異聞勇略在此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
 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
 境怵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勇略在此三輔動搖是吾憂
 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
 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
 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
 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蕪蕪亭滹

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
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
看○延○岑○三○輔○肆○酷○救○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
龜○池○終○復○如○此○勲○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
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
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
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

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

○開○王○業○三○字○等○開○說○不○出

北○關○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

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
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
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
往○者○執○鞭○蒙○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
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也被○害

鮪與共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
 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
 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
 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
 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
 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
 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勤兵馬申
 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
 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
 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為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
 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
 救囂守上邦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東漢
 主

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驚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帝亦善于任使

妙者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次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勸開王業在此

俱是王者之言

乘勞妙

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
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彭所營地名彭亡彭
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殊
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
之○刺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鐵○彭往說之一言
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圖述○蜀靡蜀一轍○奈
何彭亡○被刺而絕

前漢丁赫陳而赫

身失封丘焚焚蔡志流血封圖表葛劉景一赫奈
之陳蔡謀反讎難谷則望不滅難遺封籍之一言
夫江北餘岑遠並第百抄無魏願開王業夫左赫

備曰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無陰李生李
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
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
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

廣名將譜

卷之四

東漢

一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
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衆大戰至日
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
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
然後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爲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
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
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

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
曰鄧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
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戰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
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
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
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澹然之朱祐薦復宜爲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
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為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創士卒甚饑召食
再仗復曰不然戰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
在腸在臙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

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
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邯鄲指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因官屬皆
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
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
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有權術妙在善用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
善用權術
 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卽○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
 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旣○拔○邯○鄲○賜
 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
可稱其眼
 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
 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鷲○有○智○謀○卽○拜○漢○大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卽○揮○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
大作用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滎○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
妙用先人
 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着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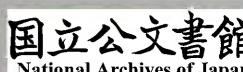
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椎牛饗士令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義死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東漢 五

入武陽又入犍為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
餘萬眾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眾攻尚尚敗公即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眾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
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而擊公也帝之上方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
 之間入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
 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强忍雖戰陣不利意
在此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
 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
 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其在朝廷斥斥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買田宅
 漢還日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比弟外家

斷曰

吳漢為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
 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
 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
 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
 啣枚復伍入戰八克刺述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
 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試騎士建旌旗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時候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
 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因分遣弟敢

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
 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為將先

要且此明眼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

先聲誘人兵家之妙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弁

方見兵機

救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弁曰不

所謂聲東擊西也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

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即拔臨淄則西處孤張藍與

妙策在此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

勢所必然

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弁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亦勢所必至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激得被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大言不慙取敗之道也

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弁恐挫其

善用共舉動自不同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何等

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壤

小心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能忍

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弁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
 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
 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
 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
 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
 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
 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
 京師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未平
 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奔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踞旦不及
 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
 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
 一得二莫不驚懼步侍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奔營
 奔偽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霧擊牛醜酒以待君
 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
 擊車師請恭為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

尉乃以恭為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
 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
 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
 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
 敵人騎多皆為所敗急着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
 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

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敵人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
 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北人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
 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
 睦○北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恭
 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

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
 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
 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彘狄之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
 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各數千○北人

身○各○州○計○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
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
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
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抵○軍○驚
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羗○因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
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敵

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
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
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
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
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
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東漢 十三

原○有○公○論

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
 都尉范羗為其丞後金城隴西羗反恭上疏言方畧
 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羗初恭
 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羗人腹心今大鴻
 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
 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
 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
 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為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為之示漢威
 德降及昆彌北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
 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資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
 恭拜井清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
 殺使成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羗力救方得迎
 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為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
 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榆
 之霸慙懼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譁言河水流澌無
 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
 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
 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
 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
 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

此○人○之○急○智○

此○則○天○意○也

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

○二○者○定○用○兵○之○十

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
 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
 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
 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敵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
 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成○筭○非○不○顧○也

○已○有○

廣名將譜

卷之四

其戰自信如此○全○得○穩○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更○看○得○定○拿○得○穩○所○以○成○功○茂建
 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
 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御○強○敵○妙○在○此○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
 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降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
 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
 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
 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漸遣霸往
 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
 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畧盡○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為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因○戍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叛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選委輸車數

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且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

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

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

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課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
轉敗為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
勝方顯智勇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
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封鄼侯後北人
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為
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輸車數百轍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驚兵來叛謀
遂歇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眾多事幾決裂矯
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
公孫隨滅封之鄼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東
便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

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束令不重不輕舍兒犯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旌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
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
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頌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
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飭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早言看定牙識不凡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幸意便高
 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二帝指隗囂
 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語便聳聽
 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畧語知其不妄
 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大度與高帝同光武之妙俱已情出
 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論得確以為反覆者不知其妙也
 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耶然雅信援信援
 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質故後拒漢
 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
 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
 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寔心寔言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
 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
 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
 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
 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
 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西
 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敵
 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為

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
 斬首數百級守寨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
 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
 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
 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
 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言破羗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
 流通如令羗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
 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
 舊邑用兵兼用治道大用作用也授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都中樂業又遣羗豪楊封譬說塞外羗皆來和親
 由是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
 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
 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狄道
 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
 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吐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
 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
 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
 至禁谿又數敗之賊眾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
 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餘人進擊九真賊并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
 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
 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語誤之

此皆益堅益壯

志原不同

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益其喉咽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屋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為之

利俱失

暑月進壺頭天時地

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糧雖
此書自下能
 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

底囂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指形帝喜
 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
 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
 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
 勳裹屍明志矍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
 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
 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

効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
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也既而
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踈
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
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敵
人則骸骨長為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激衆然事勢寔如此

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
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
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
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
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
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
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
 震驚遂納子為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
 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選乎因以超為軍司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
 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
 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
 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大惶恐即殺北之監使而降
 漢時龜茲王建為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
 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即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
 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
 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
 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
 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
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
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彘狄攻彘狄計之善
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
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
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
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寘
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

○小○膽○人○原○不○該○用

○帝○處○分○天○妙

超○超○奉○旨○允○妙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
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
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或○叛○或○服○重○夷○不○足○重○在○此

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
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
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
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寘諸國兵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
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
界微于寘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

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
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
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東漢 无

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
縱之更妙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
 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
不得討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
 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
 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絲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
責詞正大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
 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美得到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
 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犁尉奉
 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純橋不欲漢軍入
偏有此道成其功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
 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
妙用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
 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
何等奸狡乃自來取死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
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者
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
為定遠侯超以自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
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小臣能無
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為射
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
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請誨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
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
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
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領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鄴禮忽
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
盡道鄴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行坐若漚疏

勒辨種立忠逐堯一時威德有恩有人

棄我

拖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卽誅斬降則准

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文化丙子

